書名	魏書（第拾捌冊）共肆拾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修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肆拾柒至肆拾玖（總卷魏書伍拾玖至陸拾壹）
葉數	捌拾壹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陸寸柒分強 廣壹尺弍寸弍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口間標字數魚尾下標魏書傳幾或魏傳幾或魏書列幾或魏列幾（間無魚尾有黑橫線）下標葉數（間有第弍魚尾第弍黑橫線）下口有劊工名氏
印章	首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方印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徵貞愼等字闕筆 有缺頁爛版 糢糊字用墨筆描
覆查加注	

檢查者譚新嘉
覆查者李文琦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拾柒日

魏書五十九

劉昶
蕭正表

蕭寶夤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懼禍走

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昶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荅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殖根南僞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荅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詈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

手齧臂肉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
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
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
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
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
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曰卿識機體運
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
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克剋蕩凶
醜前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作卿江南之主以興
奮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
其母崔氏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隕涕左
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
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
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感為感歎後祖恐雨水
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
書於時改革朝儀詔與蔣少遊專主其事祖
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祖啓
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

傾危万里奔波投蔭皇關仰賴天慈以存首領
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
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
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
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為愧出蕃之
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為鄉君高祖臨軒文
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
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
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

對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
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名
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
於殲承昶對曰陛下恩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
最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為由書監開建五等封
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
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
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
靈得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為之流涕禮之

彌崇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

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姦雜前民舊吏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爲公私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剋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

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
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
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
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
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
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
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
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
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

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
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
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俙
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
流爲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
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
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
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
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

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己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劒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万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謚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疎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勑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

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
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
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
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婬張陳二
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
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王隋床手脚歐蹈主遂
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
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
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

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
崔光曰尚哭所以爲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
非乃不關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
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
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
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
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重
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內附自云

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尚
徙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子何
內太守而昶不以為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
竊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為車騎將軍開
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惛狂其直後劉靈運等
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理寶夤率
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
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
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
自列為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
僭立以寶夤為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
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以兵守
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
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舡於江岸脫本衣
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
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為釣者隨
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

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
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
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社元倫推檢知
寶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
澄澄以車馬侍衛近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
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輔
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illegible]
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
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冬節壽春多其

而志性雅重過葬猶絶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
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
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黃接對報復不失其
理正始元年三月寶黃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
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眞内侵士民嚮
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黃躬貫甲冑率下擊
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黃以
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
始破走之當寶黃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

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嘗歸休寶夤器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祖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祖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祖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

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寅對曰
雖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
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劻以
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
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寅全師而歸延昌初
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
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
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
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
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
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
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寶寅於堰上流
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
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
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
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
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寅
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等赴擊破之孟孫

等奔退乃授左光祿大夫毅中尚書寶寅又遣
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
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
衆寶寅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
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不行復
爲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寅
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
中值北寇華陽地絶一隅内無素畜外絶繼援
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

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
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潰
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内事危累卵勢過綴旒
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
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勠力盡心
内外大勳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
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内盡惟幄之誠日
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
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

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勦除梅免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及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實眙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竝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

龜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洲荅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久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

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
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鷄
實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荅
寶寅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
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
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
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
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
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

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
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莅
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
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
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
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
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
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
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

無隱試陳万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
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
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
授曰尒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
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
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猶共器求者不能量其
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賀名與
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
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

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絶或具寮離索或同
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
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
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
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
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
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
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
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

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諸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蹔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胏腑才乖香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劇者亦知其

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
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
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
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
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
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
說無一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
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

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
忠清甄能以記賞揔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
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
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
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
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
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
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
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

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
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
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
槱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定時
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夤表曰伏見揚
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
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
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
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
條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
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
國孰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虵未滅偷生江表
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
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
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
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
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賁玉帛於丘園標
忠孝以納賞築葦棠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　被

髮鐻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
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
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
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録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
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
間變詐或有万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
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苞此凶醜寘之列位
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
暮途遥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
近職居獻替愚衷十抱敢不由陳伏願聖慈少
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
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
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
允薄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
率衆寇揚州詔寶夤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
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
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
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

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寅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万追奔至于小隴

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黃死罪詔恕爲民四月
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
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
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
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黃十月
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
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黃
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

元爲關中大使寶黃謂密欲取已彌以憂懼而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
黃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
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囧是月遂
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
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
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
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黃寶黃遣
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爲遐所殺又遣其將
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
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
寶黃軍至白門寶黃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
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
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
醜奴以寶黃爲大傅永安三年都督尒朱天光
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黃並
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
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

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
帝云其逆亦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
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
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
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
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
之寶夤敗於長安走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
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
僕駞牛署賜死寶夤之將死神儁攜酒就之以
叙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
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
女就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死色皃不改寶
夤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
夤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
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
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

遂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
滅
寶夤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夤改
焉初蕭衍滅寶卷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
言衍仍納之生贊以爲已子封豫章王及長學
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
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
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
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
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
叛入蕭衍衍命贊爲南兗徐二州刺史都督江
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
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
步投彧軍孝昌元年秋屆于洛陽陛見之後就
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
聞其形皃歛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
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
及寶夤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

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
尒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賛還洛轉司徒遷太尉
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降爲都督齊濟西兗三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
賓客見揄賛拜表請寘命尒朱兆入洛爲城
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録還京尒朱世隆欲相
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賛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
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
十一賛機辯文義頗有觀而輕薄俶儻猶見

帝鄉命大臣名族亦以優哉

列傳第四十七　魏書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

陽之計勑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
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
變故則三臺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臺
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
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祖六十
万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
麒麟亦徵還尊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
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
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
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
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
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
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閣士人沈抑乃表曰齊
上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
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關任不聽土人監督
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扃任甚少沈塞者多
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關宜推用豪

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
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
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
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
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
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
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
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

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
憂勤思恤民弊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昊不暇
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
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
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
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核服
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
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
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
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撿勤
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
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
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
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
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
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
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
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
學後司空高尤奏爲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
叡貴寵當世闕 爲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
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
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
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
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
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
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
及元乂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曰
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
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爲尚書令解其領軍

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擽賓客
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
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
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
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
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
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
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
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

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駮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栲　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胷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万代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乂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乂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今元略南奔爲國臣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

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
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
關東鼎沸今元乂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
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
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
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
抑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梟
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
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寃酷之痛方乃崇
亞三事委以樞端蕭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
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
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乂猜忍更居
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
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
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万幾
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寃
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

遂訟騰棺賜又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接檢弼遂大見詰讓[illegible]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兇白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尒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

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
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
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
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
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
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
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
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
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
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湮滅初贈驃騎
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
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
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
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
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
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
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傜役宜早息洛京
宜速成省費則傜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
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
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
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
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歛輕省未足稱勞
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
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
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
駕早遷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
營洛邑則南州免雜詔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
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尒如歸其二曰自古聖
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
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
祢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
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
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
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

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闥之内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万幾晷昊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

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願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

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
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
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
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
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
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
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氣之
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
者威也兆庶所以徒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
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
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
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
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
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
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
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
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務之
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

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
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
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
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
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岦於不得已哉按春秋
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
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
載其爲神鄉福地實
窮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
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
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
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
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
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
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
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

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
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
令童齓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
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
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
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令伎作家習士人風
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
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
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

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
膏粱華望接閤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
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
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
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
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
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
理舊名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

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

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捕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旦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啓乞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

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虱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慙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

万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愼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

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
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
兒地為欲益治讚時高祖曰俱欲為治沖曰若
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
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
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
用之沖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
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
適欲請諸賢敘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
足為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
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
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
與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
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書監令之
子必為祕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高
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
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
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
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
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
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
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
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
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
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
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
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
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
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斐然
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糺
或長獘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
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
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
很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redacted]并禁問訊諸王顯

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
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
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
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届新邦哀
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
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
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
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
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
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
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
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
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
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者可謂至順矣若乖一則煩僞生若爽性則
沖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

譽並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
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踐
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
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
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
史才方由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
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
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
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
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
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
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
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
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特節如高麗迎女賜布
帛百匹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
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
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
連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

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祕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
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
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
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
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
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爲至勳
呉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
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
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
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
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
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
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
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
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
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

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万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筭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夤侍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

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頹虞淵昏耄
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
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
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
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彊飯之風
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
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

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
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
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
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
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
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
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
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
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

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
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
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
羿浞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
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
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
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
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
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

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
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
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
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
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
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
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
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筭失思有司不惠
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

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
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
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
遺芳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
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
功德可尒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
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
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
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

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
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
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
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
王孫躶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今世
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器
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
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
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

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
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寇軍將軍兗州刺史
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筆自有集録駿六子元
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
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
始駿從祖弟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父同
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
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為著作佐
郎後坐稱在京無總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
義為姻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
啓申為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為
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
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

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遷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
領任勑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
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録之功所未聞
也子熈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
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

列傳第四十九　魏書六十一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
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
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
居於別廐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
物充牣其庭眞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

其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
太守李拔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
安都仍執拔等南遁久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
都在南以武力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爲將
位至左衛率劉昶歸降子業以安都爲平北將
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
業而自立群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
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彧
遣將張末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其救授顯

祖召群臣議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
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
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
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
第四子道次爲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
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
率騎一万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
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

國元等既入彭城兵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
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
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
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
群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叙焉
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
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為鎮南將軍平州刺史
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
為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胤襲例降為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
著勳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
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
都尉出為漢陽太守達不樂為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
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為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

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
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
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爲光祿大夫卒
子巒襲爵降爲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
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
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
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

衆寇涇州肅宗以巒爲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
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瓦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
東與賊交戰不利巒等退還後爲撫軍將軍汧
城大都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
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
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眞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爲徐
州眞度爲長史頗有勇幹爲其爪牙從安都來

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為
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為伯除
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
蠻校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薨贈鎮州刺史曹
虎之詐降也詔員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
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
詔曰員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
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
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再用嘉

繼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爲繼軍司永平初分梁
州晉壽爲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
未平中山王英爲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爲英
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
詔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
馳馹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
入蕭衍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
南至于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
史婁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

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
持詔懷吉爲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
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興
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別駕范珦擊平之
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
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
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
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
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
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
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
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
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
持節都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爲
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
史元羅俱爲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
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荊州我于時猶在襄陽
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
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
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
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
降眞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
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
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
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劉駿爲徐兗刺史
辟爲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
射及劉彧殺子業而曰立遣衆敬出詣兗州募
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
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從乃矯
彧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

殺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馬
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
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
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
城不與之同及彧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安
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
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
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
所為弟衆愛為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捉
纂父墓以相報誓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
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
日夜啼泣遣請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
遣表謝彧彧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
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
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
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
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
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剋

無鹽申纂為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
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劇重不能避為
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
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簡纂死乃
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
區後復為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
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
驥駿駿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
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
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
高允引至方山雖丈戚奉者儉好尚不同然亦與
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
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眞珠璫四具銀
裝劒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
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
三匹絹二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兗
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為劉駿正

貞將軍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俱爲上客賜
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寶勳重拜使持
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
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寶爲
使君每於元寶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寶所先
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
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産大致儲積元寶
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
喪中遥授長兼穀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
將軍衛尉卿諡曰平賜帛八百匹元寶入國初
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杓祖髦祖歸祖旋賜妻
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暉祖杓最長祖暉次祖髦
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
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杓等三年
終禮祖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
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性寬厚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討荊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師鮮于脩禮攻圍積旬拒

守白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
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
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
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
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商城以須昌侯
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
太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
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疎歷尚書郎中書舍人
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
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
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勃海郡熙平中
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爲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豳州民反招引
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
授平西將軍豳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
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
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
子食邑四百戶後值蕭寶寅退敗祖暉乃拔城
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豳州事
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
大嶺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于騏驎保太子
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
兵少粮竭軍援不至爲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
長子義勰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
降
義勰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
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

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
軍太中大夫義僑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旋大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
兗二州刺史
子義眞大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
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諡曰康
子闡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
太守入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
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
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
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
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
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
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
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
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
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

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

請降顯祖遣殿中當書元石為都將率衆赴之
中書博士鄭義參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
武來迎義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義傳事定以珍
奇為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
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荅
遂與雍州刺史裴顒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
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
劉彧滔天殺主篡立茶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
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莫屬象魏
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
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判雍九州北面請吏乞
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
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
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
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毋胡氏不欲超赴京
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
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

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右馳往討
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
免其子超走到苦城爲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
京師刑爲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
空公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
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
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
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
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
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爲輔國將軍刺史
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尅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
復遣陵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
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
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
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
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
曰身是執而躶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

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然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任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

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遥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華徐兗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勳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爲答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

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恠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寇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幸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

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
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
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
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
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
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崇
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大守梅景秀爲之
犄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
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者弱攻昧前王
莫之捨皆拯群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
葉將淪非勁風無以速其釋天之所棄非假手
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　常君臣交爭江外州
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
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闕
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綦立孤存而已不
乘機電掃廓彼蠻壇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
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
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

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
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
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
万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
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
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
揔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
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
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粮運并焚其鈞城

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
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
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
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
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
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
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
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
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頴南

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群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
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書
邢巒愬精騎五万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
英統馬步七万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
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
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
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illegible]懷往還之規口
別指授便可善盡筭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
有竄逸遲近清盪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

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
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
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
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歛無厭
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
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
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
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
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

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
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
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
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
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
不意奄入廣[illegible]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
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
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
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
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
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
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
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讎就險危命
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
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橫
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
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

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
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
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
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
存命唱云我被面勑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
賞本郡士馬圍遶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
此殘敗居業為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
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
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
云唯我相申致降恩重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
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
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
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
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
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万里列土承家前
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
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
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

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飜爲戎首以
卿誠重不復相討今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
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
州爲念魯賢來 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
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勑東豫聽卿喻曉
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
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
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
邊官不願內地改授戈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
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
詔賜朝服劒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
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
蕭鸞遣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
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巒字仲舒營陽人眞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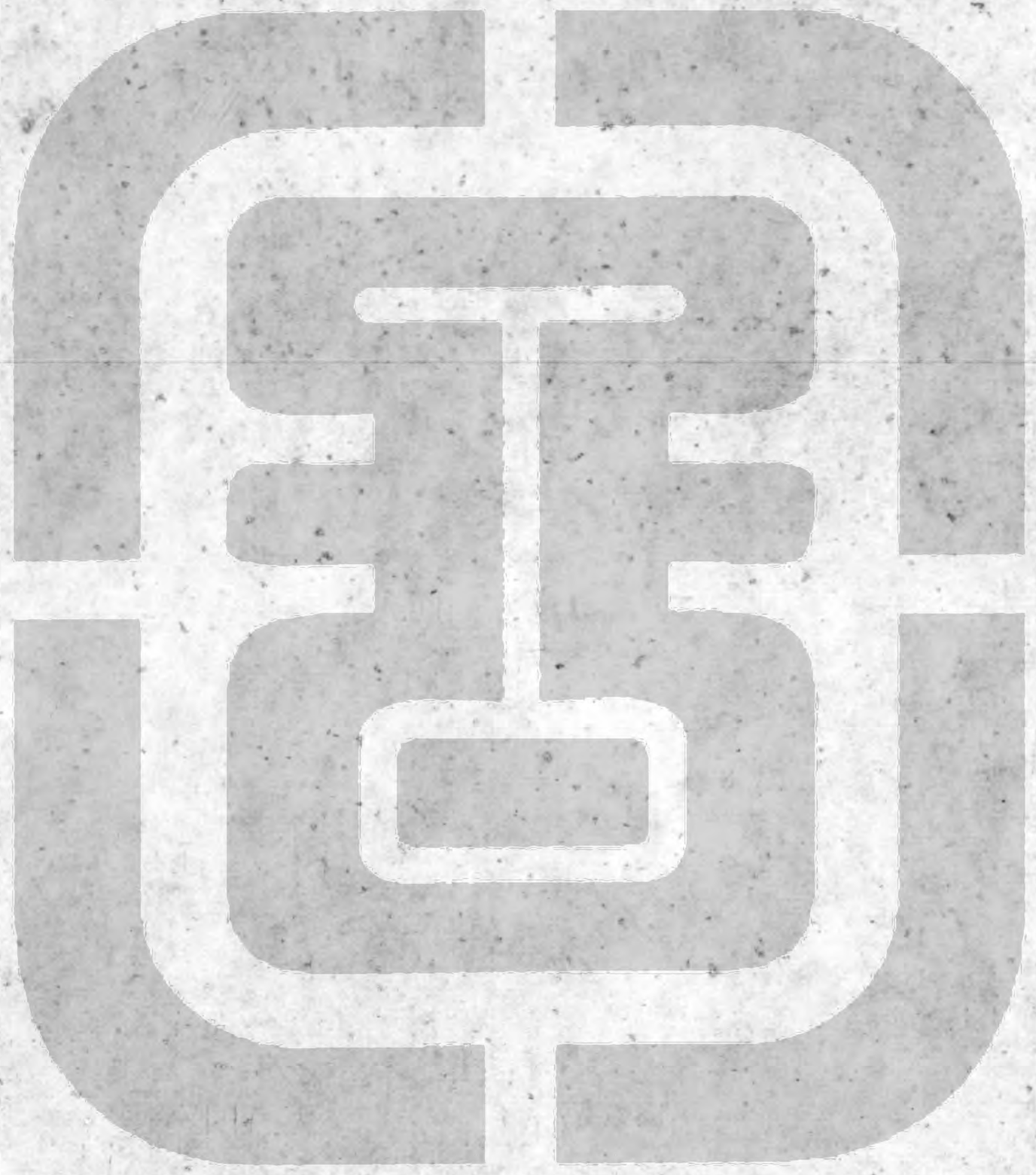
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踈武不多識文字高
祖引蠻於庭問其南事蠻怖不能對數顧景曜
景曜進代父荅申叙蕭鸞墓襲始終辭理横出
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蠻爲越騎校尉景曜爲
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
召蠻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
次魯陽蠻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
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
慮蠻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

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
曜鎮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
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爲鎮南大將軍江
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
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
開國侯虎牙爲質四年以伯之爲持節都督江
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
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爲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
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

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爲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重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粮表撫循將士勠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

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
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
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龍驤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
南事宜圖變而竟保寵榮優矣真度一謀見賞
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之
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
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
讜觀機委質駕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竊寘
荒帥雖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
致名位非徒然也

列傳第四十九

魏書六十一